



論語古義

三

經
七十
四
三

口 12
898
3



東京大學大久保
餘丁町吉松町番地
坪内雄藏



論語古義
卷之六
門

論語古義卷之六

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述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此夫子據時人之意而述之也 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

禮樂也
周末文勝時人專知崇文而不知尚實故以先進之禮樂謂之野人不知其本出於實以後進之禮樂謂之君子亦不知其既過於華夫子之言亦與

論語古義 卷之六

其不遜也寧固之意蓋雖為當時言也然實萬世不易之定法也

論曰世道之升降雖細所關甚大矣故夫子於風俗變革每深寄慨歎焉學者所當詳之也由是觀之世所傳逸禮戴記等書頗傷繁縟且有與論孟不合者謂之有先王之遺意則可謂之先進之禮則未可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昔日弟子從孔子厄於陳蔡者或仕

或死於皆不在門故孔子憶當時相信之難得而歎之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

論曰德行者聖學之全體兼言語政事文學三者豈可作一科言之哉而三者亦不本於德行則言語雖可聞徒辨而已矣政事雖可見徒法而已矣文學雖可取徒傳而已矣不足以為學也孟子稱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而三者皆在德行科則聖人之學者可知矣後世之論學或異乎此不知所謂學者果何事哉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助我若子夏之起予

因疑問而有相長也

此聖人得顏子而浚喜之辭蓋顏子於夫子之道神會妙契不止若芻豢之悅口而終日所言無所違逆故夫子云然○夫聖人之言猶天地之大也高者知其高卑者知其卑若子路樊遲猶或疑或不悅况其他者乎唯顏子之賢為能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故凡讀論語者於夫子之言當反省其悅與否以自驗其所造之淺深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離

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一子其處於異母兄弟之間宜間言之所易入也而閔子誠孝惻怛有孚於人者故人亦不以異母兄弟之言間之於閔子孝之至也

南容三復白圭詩大雅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此言有意謹言者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孔門賢者不為不多而孔子以南容之謹言妻之以其兄之女何哉夫言者君子之樞機與戎出好

皆其所招進德修行亦其所致苟易其言則雖聰明才辨超出於人然難保其能修身飭行不陷於禍此夫子之所以取於南宮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詳見前篇哀公問章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氏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夫子之

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

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故言後

顏路請車想非請其必不可請者而夫子之於顏

子奚惜一車蓋喪可以稱家之有無而朝廷威等

不可少損此夫子之所以不許其請也顏路之請

夫子之不許一毫無所顧慮蓋師弟子間其誠心

篤行如此後世之所不見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傷痛之聲

此悼顏子死而歎學之將絕若天喪予也

論曰自古王者之興天必與之賢佐聖賢之興

天亦必生之羽翼兩者必有奇遇夫發聖人之
蘊而萬世無窮者顏子其人也今而早歿夫子
之發嘆也宜矣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顏子之歿實係
于道之興廢而非惟厥躬之不幸故夫子同其
歎顏子亦大矣哉

顏淵歿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
之至不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人謂顏淵
此夫子哭顏子不自覺其慟言其歿可惜哭之宜

慟非他人之比也

論曰宜哀而哀宜樂而樂皆人情之所不能已
而雖聖人無以異于人故人情者聖人之所不
廢也苟中其節則為天下之達道不中其節則
為一人之私情求之人情而所不安者聖人不
為也故滅情與縱情其為罪也均矣大學書曰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宋儒錄此遂以聖人之心為靜虛為無欲為明
鏡止水而不知聖人之心以仁愛為體禮義為

所為天下萬世人倫之至也若以大學視之則
夫子哭顏子不自覺其慟不免為心不在焉故
予嘗以大學為非孔氏之遺書者為此也

顏淵外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非禮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

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此歎不得如葬經之得宜以責門人也言非我之所當為

亦猶夫二三子也蓋夫子自貶之辭

以上五章門人記之以見顏子默契夫子之道非他人比也蓋喪具稱家之有無禮與其奢也寧儉

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財門人徒知愛

顏子而不知所以愛顏子惜哉顏子門人猶不免

於厚葬之非則後之行禮者其可不監哉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問事鬼神者疑祭祀得饗與否也未子抑之使專盡事人之道也子路未

達故又問死以為人死而為鬼若死而無知則祭祀無益夫子又抑之使專務知生之道也生者謂生存之道也

此言能事人則得事鬼能知生則得知死其意益

若曰務事人而勿諂鬼神盡生存之道而勿求死

之理也夫子抑之深矣蓋仁者務用力於人道之
所宜而智者不求知其所難知苟用力於人道之
宜而又能盡生存之道則人倫立矣家道成矣於
學問之道盡矣何謂生存之道凡人上有父母下
有妻子而身之成敗家之存亡事固百端能識其
不可不務而戒謹恐懼勿敢荒廢則謂之知生也
論曰夫子於鬼神之理未嘗明說及乎答樊遲
子路略露其意而於死生之說終未嘗之言蓋
非不言之本非所以為教故不言也此夫子之

所以度越群聖而為萬世生民之宗師也記禮
言之書屢載夫子論鬼神之言繫詞又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可知皆非聖人之言也

閔子侍側聞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子路剛強無含蓄氣象故有不得其死之理○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
聞閔和也行行剛也侃侃直也夫子之於門弟子
道並行而不相悖各因其材而成之於是可見矣
但如子路之行行非聖門中和之氣象故因以戒

之○夫子嘗有才難之歎蓋朝廷之治學問之傳必得藉英才以振其頹綱尋其墮緒而四子之賢皆任道之器有待之材有慰乎夫子欲反唐虞二代之盛之意故樂焉

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

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閔子以是諷之子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蓋善其不欲勞民改作也

言貴乎中而不貴乎華其中者不妄發妄發則不

必中改作長府不見經傳未必不由閔子一言之

助也夫言激而發露者能竦人之聽然必有弊温

而含蓄者雖未遽竦人之聽然人不能不服故言

不患不激而患不温閔子之氣象可想見矣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子路氣質勇剛不足乎中和故其發於聲音者

亦如此蓋惡其不類聖門之氣象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

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以此解之言不可以此忽之也升堂未

入室喻子路之學雖造高明正大之地然未入從容自得之域也

夫子論人每因瑕索美就有過而求無過故編者

並記此以示夫子之意夫聲音之失微矣然夫子

言言一曰... 遽聞而深警之則遊於聖人之門者可以想見其氣象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朱氏

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

與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人皆以過為優不及為劣故夫子告之如此蓋人以中行

為至二子之行雖有過不及然其失中行則一也

此以師商二子其品相等而其才相反故子貢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賢者過之不及也人徒知不及之為不及

而未知過之為愚也若二子失於過與不及亦局

於其氣質之偏而學問之功不有以勝之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周公王室至親

位百官上其富宜矣今季氏以魯國之卿富過於周公而冉求又為季氏宰為之急賦斂以益其富也此不言季氏富於魯公而言富於周公者蓋記者微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國家之所以足財用者亦為民而已冉有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聚

歛而附益處置調度當有其方未必如後世貪吏
所為然季氏富於周公則為冉有者宜為之散粟
施財以救其民為急而反附益之此夫子之所以
深責之也夫損下以益上適所以損夫上也冉有
之意本在於為季氏而不知所以為季氏不亦可
惜乎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朱氏曰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
參也魯魯鈍也
師也辟朱氏曰辟便辟也謂其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朱氏曰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
○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今從之

此責備賢者之意學者不可以夫子之言少四子
也輔氏廣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造
其內粗俗則略乎外皆生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
之者欲使四子自覺其偏而歸於中耳凡聰明者
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
多矣曾子魯鈍初苦其難入而不敢有易心故其
造反淺矣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空匱也言其近道乎不然何能屢至於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言天命也殖生也

論語集注卷之六
貨殖謂貨財自生也子貢雖不務求富然其才自能致富故曰不受命也億意度也中謂中理也言其才識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人之於貧富有義而已矣苟合於義則可以富可以貧然亦有命非超于貧富之表者則不能泰然自安焉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苟有所致而至者雖義而非命也若子貢之貨殖固非世之豐財者比然不免有所致而至故可謂之不受命而不可謂無義也是子貢之所以不及顏子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

善人之道者謂善人之所道也子曰不踐迹亦不

入於室

不踐迹不欲循古之成法也不入於室不求入道之精微也善人之所道如此

善人者行善而不倦其德有足稱焉者故舉世仰慕焉子張好聞故以善人之道為問夫子言善人之道惟欲其自善而不好踐古之成法亦不求入道之蘊奧以是為道是其所以止為善人而其德不足法也蓋雖以善人之資然不由學焉則其卒也必不免於自私用智此蓋論善人之道云爾非論善人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朱氏曰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袁氏黃曰人知浮言不可信乃不知論篤亦不可徇此夫子警切之詞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凡為子弟者當務體父兄之心

而謙卑遜順不可自專子路性剛故戒之若冉有之資則失之於弱故從其所問而不抑之也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

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

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猶兼食兼道之兼謂加倍於人也

此言聖人之教人或進或退各有其權猶天地之道陽舒陰慘各當其時萬物自生成長育於大化之中也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但問同而答異故子華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就二子之意孰能識之後世為人之師者大類欲以己性之所能而施之于天下之材亦異乎夫子之道矣故不知為師之道而為人之師則必賊夫人之子可不謹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朱氏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

觀此言足見夫子若不幸遇難顏子必敢死而不

顧身夫子愛護之厚顏子契合之深俱在於道而

非恩義兼盡而已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也魯猶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事君

矣具臣謂備不曰然則從之者與言然則一子不可子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小事雖未必不從然

朱氏曰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

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汲許二子以死

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觀夫子論大臣以人品而不以位道仲矣雖位在

一命不失為大臣道屈矣雖位在三公不免為具

臣揚雄以大臣許魯兩生則知雖常帶之士苟有

其器則亦可以為大臣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學

不足遽使之為政適足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

書然後為學言費之邑有民人有社稷可以為政此即學也豈特以讀書為學哉子曰

是故惡夫佞者佞者變亂是非使人迷惑子路之言似有理而實足賊人故夫子激斥之也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

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入其說具於方冊讀

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

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

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論曰夫書所以載前修之嘉言懿行也故不讀

書則昧於得失之迹而無應今日之務蓋依舊

則易為新學古則能制今不多畜前言往行而

能治國安民者未之有也但讀書之法有正有

俗有善有不善學者不可不察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哲曾參父名點子曰以吾一日

長乎爾母吾以也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居常則言人不

知我如有用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水

者則何以爲治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

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

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師管束也二千五

爲族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百人爲師五百人

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足富足也冉求

不能得方六七十或五六十里之地而治之自能富

足其民若禮樂固非已所能當待有德君子以任其

承州

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有之言而言非曰能之願學焉者將述下事先叙謙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有大相有小相

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希間歇也鏗爾投瑟之聲舍曰暮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暮春季春今之二三月

暮春時也春服單袷之衣禮二十而冠末冠曰童子水名在魯城南朱氏曰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點蓋淡厭周禾之膠糗而有慕治古之淳風故其所言有唐虞三代之民含哺鼓腹各遂其性氣象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蓋有合於夫子願見

虞三代之三子者出曾哲後曾哲曰夫三子者之言

盛之意也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

同對而夫子特哂子路故曾點疑而問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

之讓之辭故夫子哂其不相稱唯求則非邦也與安

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此以下亦夫子

哂二子之意言冉有志於治國而其辭謙讓不敢斥言邦故不哂之也唯赤則非邦也

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公西華不敢斥言諸侯且願為小相皆其言之謙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

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

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

只在此

論曰聖人之學有用之學也苟於經濟之務有

所不足則讀書雖多辨理雖明不足為貴也三

子之言自後世觀之固似規規干事為之末而

不要其極者然所志所言皆其實事而非後世

驚空文遺實用者比乃有用之實材也若夫點

之言志悠然自得從容暇豫實有鑿井而飲井

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之氣象夫子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禮記載夫子之語亦曰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若黜者蓋雖非中行之事而亦與夫放浪物外者固不同矣暗有合於聖人之意故夫子不覺發歎而發與之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此夫子以仁天下之道告之也克勝也已者對人之稱復反復也克己者猶舍己從人之意言不有己也克己則汎愛衆復禮則有節文故能汎愛

入而亦能有節文則仁斯行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一日謂志初興起之日也言能一其仁沛然不可禦也未復言我欲仁斯仁至矣之意以決之顏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日條目也若六言六蔽五美

四惡之類也朱氏曰事如事詳而盡也故夫子舉此四者告之言能如此則仁為己有而不失焉即易所謂君子以非禮不履之意於是顏子速契其旨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不疑也

顏子王佐之材故以仁天下之道而告之實與

益四代之禮樂以答為邦之間者相表裏焉蓋傳
之為德慈愛惻怛之心內外遠近無所不至在家
則行于家在邦則行于邦在天下則行于天下雍
裕和穆之風浹乎肌膚淪乎骨髓若堯之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舜之百揆時叙四門穆穆是也蓋克
已仁之本復禮仁之地非克已則無以得仁非復
禮則無以存仁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
修身也修身即所以存仁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修身之功其大矣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出門所謂
之意言以禮存心則仁為己之有也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此言求仁之要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言得仁之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仲弓亦直受天子之言而不敬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無思不服即此意疑故門人錄之以與顏子儷矣
仲弓之材亞於顏子故夫子亦以仁天下之道告
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執事而敬也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行恕之方也既敬且恕則仁斯行矣所以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也

論曰孔門諸子於仁之義知之孰矣然於為仁之方則或末也故弟子之所問夫子之所答皆其為仁之方而一無論仁之義者譬諸種花仁則花也為仁之方則其灌溉培植之法也凡弟子之所問夫子之所答皆其灌溉培植之法而未嘗有言形狀色芳者也後儒專從論語字面求仁之理是以灌溉培植之法想像花之形狀色芳也故其於仁或流于虛靜或陷于把捉蓋以此也及孟子時道衰學廢天下之人非惟不

得其方亦且併與其名義而不知之故孟子為之諄諄然指示之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故欲求為仁之方者當本之論語而欲明其義者參之孟子可矣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也仁者德全于內故言不易于外蓋牛之為人多言而躁故夫子告之以此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全

不但如天子，所言故再問之，而夫子又告之，以易其言，則無由以入德矣。

夫子每答門弟子問仁，必舉仁者之行而告之，何也？蓋仁無形也，泛論仁之體，不若就仁者之行而諭之，之明而易知也。故或舉仁者之心而告之，或就仁者之行而言之，如此章是也。○朱氏曰：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然以為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

司馬牛

疾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不憂不懼，非仁且勇者不能此。

所以為君子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疚，病也。言反觀於己，心無所病，則胸中洒然，理直氣強，何憂懼之有。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朱氏曰：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

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按左氏傳：宋有司馬牛，其母死，欲獨葬，曰：『我欲也。』

雖之弟，今據此章，牛實無兄弟，明矣。左氏所稱，別是一人也。家語謂孔門司馬牛，即是也。蓋依左氏而說。

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莫之為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死生存亡富貴利達皆天之所為命之所至非人力之所能遷何為妄憂君

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敬以事而言君子敬其事而無失被人恭而有禮則人必親我

天下之人皆吾兄弟也何以無兄弟為患

天命不可不順受人事不可不自盡故知命者自

盡其在已者而無有一毫期望之心又無有一毫

怨悔之意若子夏之言可謂達天知命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虜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

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說者曰浸潤之譖虜受之愬也譖切已利害曰虜受之愬也譖毀人之行也愬愬已之冤也

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夫子以二者不行最難其人故兼遠而言之

朱氏曰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

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

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

明而不蔽于近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有恒產則非

修則民心不搖教民以信則國本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

言兵者保國之要不可去然食足而信守則無兵而可守故兵可去而食

與信不可去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

食自古皆有矣民無信不立

言食者人之天無食則死然死者人之所必有

無信則人道不立故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也

張氏栻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

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

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

誰與用哉○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

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

為此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

所以論君子者失之一偏而不能無害夫君子之言為世模楷不可不謹焉而其舌一動則雖駟馬不能

追此可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皮去毛曰鞞言文質兩者不可相無而文貴質賤君子

與犬羊之鞞無以異也若盡去文而獨存質則君子小人何所分哉

夫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文而已矣而所謂文者

謂文質適均之文非對質之文也所謂郁郁乎文

哉是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貴賤尊卑各有等威

謂之文非文質彬彬則不可以謂之文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與野人無異豈足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哉此子貢所以愴予成之言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用謂國用有若對

曰盍徹乎鄭氏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愚按周禮鄉遂用貢法都鄙

用助法皆一夫授田百畝蓋通貢助二法而用之其實皆什一也故謂之徹有若以為一行徹法則上下均足不

至饑乏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魯自宣公初稅畝又每畝

十取其二故曰二哀公因有若之言又言其不能徹之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以民為無民則無君故百姓足則君自足百姓不足則

君亦不足有若淡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

始勿亟庶民予來是謂君民一體有若所謂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是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

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

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

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

淮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

惡知盜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則崇德之功速矣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死生之命由天非入之所能短長也而常人之情愛人之甚欲

誠不以富亦其常生及其惡之也亦欲其死此非惑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

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非崇德則無以得學問之實非辨惑則無以見學問之功皆學者之切務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景公名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為政以彛倫得敘為本當是之時齊國公曰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言必至死後

朱氏曰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

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為政之本在於

君臣父子各得其所而不紊苟不求其本而唯末

之圖則施為雖當條令雖明竟足以善其國乎蓋

夫子為景公問政而對故其責成專在君上惜乎

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于其身此齊之所以卒于亂也若後之人君讀此而不知反求於其身則又一齊景公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孔氏曰猶偏也片言半言折斷也

此言子路之為人氣質明決能得聽人之片言以斷其誠偽可見其有政事之才也故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子路無宿諾

朱氏曰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子路之言而類記之○古本或以此別為一章至於邢氏連合上章今又別為一章以復其舊云

子路忠信剛果急於踐言而不慢人之約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言治民者皆以聽訟為能而不知使民無訟之為至故門人記之以明正其本清其源則自無訟也○陳氏櫟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之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朱氏曰居謂存諸心行謂發於

不願乎其外則自無倦視之猶已事則必以忠無
倦則見功速矣以忠則事必成矣此二者為政之
至要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例見前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也事

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人之有美名也褒

稱揄揚以欲成全其事其有惡名也分疏恕宥使
其不終為惡人舜之隱惡而揚善其事亦相類小
人之心刻薄而忌善人有美名則發譏隱伏以沮
壞其事有惡聲則文致羅織以證成其罪君子小
人用心不同每每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君者本也民者末也表正則影直源清則流澄故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記曰堯

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大凡聖賢之論政反其本皆如此通下二章皆此意云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治民之方在德不在術凡民之非心皆上之所使苟為上者帥之以廉恥則民皆感化雖賞之使為盜而民亦知恥而不竊又何患盜康子徒意彈盜之有術而不知反其本夫子正其本而告之其意

切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安

用刑殺子欲善則民皆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

偃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亦欲康子先自正也

善善惡惡二者固不可無然善善則不用惡惡而

惡者自善矣若夫不善善而徒欲必去惡則惡者

不可勝去而善者亦不得成矣康子蓋欲殺惡人

以成善人而不知成善人則惡人自化故曰子欲

善而民善矣未又設譬以言民之易化而感乎甚速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謂內有其實名譽自達也子曰

何哉爾所謂達者夫子疑子張所謂達者未必達之本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之所言達者如此也子曰

是聞也非達也聞者謂致飾乎外以致名聞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

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質直好義則不事矯飾察言觀色則不自滿假慮以下人則不敢自高此皆修己自謙不求人知之事然能如此則德修于己而人必信之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聲名自達于四方也

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達其本心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故名譽雖著聞於時而實德則病矣

夫聞達之辨明而後學者之志定矣聞者虛于中

而聲于外不務于實而務于名達者足于此而通

于彼自修於中而不求人知乃誠偽之所在而君

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凡後世所謂達者皆聞也而

非達也學者宜審擇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惡也

子曰善哉問遲當從遊之際忽發問而去之先事後

論語古義

卷之六

得非崇德與先勞於事而後得其報則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非修惡與專於治己之惡而無意攻人之

朝之忿忿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此惑之甚易知者

免若辨其為惑則其他似此之類皆得能辨之

此雖因樊遲之病而告之然聖人之言實萬世之

典則學者之懿範人人所當佩服者也而視前所

告子張者其言切其旨厲蓋由樊遲之所問益切

於為己也學者其可不深味之哉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通於

既達其理矣但疑知之德不止知人也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此言知人之德甚廣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此專疑

知之語子夏曰富哉言乎富盛也言夫子論知之一

而問之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

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皋陶舜時為士官伊尹湯

皆化而為善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

此章知人以下專言知之德甚大也樊遲之所疑

夫子之所答子夏之所述皆在於知矣遲初非疑

仁知之相悖夫子亦非兼仁知而言也夫子嘗答
哀公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意哀公徒知舉錯
得當則人心服焉而不知一言之中亦自有舜湯
治天下之盛如此其大也由是觀之則凡聖人之
言皆隨觀者之淺深而為之廣狹如此學者其可
不盡心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此言交友之道在於能盡其心而告之又善其說
以道之然其人不可則暫止不言亦俟其自悟若

數而無節則返致嫌厭勿自取辱可也○朱氏曰
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交通在未
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之不至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言君子不徒會友其會之也必取講磨之益無友
不如已者其友之也必取輔仁之人此君子之所
以日新其德也

論語古義卷之六 畢

八日獲其處也

不味了者其文之必必須轉以文入世故下之酒

言者下不於會文其會文之必必須轉以文入世故下之酒

子曰吾子以文會人必以文會人

言文之必必須轉以文入世故下之酒

與之與而不告其與非必必須轉以文入世故下之酒

禮而無禮則受與與非必必須轉以文入世故下之酒

論語古義卷之七

日東 洛陽伊藤維慎 述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治民在於先修其身青益使民在於躬勤其事

曰無倦

為政之道先之勞之二言盡之矣故及其其說益以無倦告之

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

道在邇而事在易故知道者不求諸遠而必求諸

邇不求諸難而必求諸易知其要在此而不可易

也以身先之則民勸矣否則事廢以身勞之則効

速矣否則功不成若夫子之言可謂適且易也然
勤而不倦焉則治必定功必成矣其要唯在堪煩
積久不求近効若求近効則怠心必生前功盡廢
故及子路請益唯曰無倦真藥石也哉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有司屬吏也宰衆

率作則下

赦小過

過失誤也赦之則人得舒展而衆心悅

舉賢才

無廢職

而政治明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

仲弓謙言吾明不足以知人之賢否所交亦不廣安知賢才而舉之夫子言且

舉爾所知者苟實好賢而欲舉之則爾所不知者亦將有人以舉之而自無遺賢矣

此三者為政之大要也夫上者下之綱也綱不舉
則目自弛上無所得則下必怠故以先有司先之
過誤不宥則刑罰濫而衆心畔故赦小過次之賢
才國家之所倚賴苟不舉之則家猶不可治況國
乎況天下乎故欲治天下者當與天下之人共治
之欲治一國者當與一國之人共治之欲治一家
者當與一家之人共治之仲弓知專求於已而不
知與人共焉苟不與人共則季氏小邑猶不可治
況天下乎此所以舉賢才而終之也

論曰夫以無人材為憂者庸主之通患也天下之廣不患無人材不在於上必在於下不在於朝必在於野苟好賢甚則群賢彙征如拔茅茹豈有無人材之患乎嗚呼若夫子之言意直心廣足以牢籠天下之人材尚何無人材之為患哉郭隗說燕昭王意近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子曰必

正名乎名者實之表名一違則其實畢差故政以正名為先子路曰有是哉子

之迂也奚其正迂猶遠也言非今日之急務子曰野哉由也君子

迂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責子路不能闕疑蓋君子以知為知不知為不知而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此言名不正之弊也事不成猶曰不成事體蓋百事順成而後禮樂可興若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而政治乖繆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此言名之不可不正也於其言猶云於其

名稱也

為政固多術矣然在衛國則莫急於正名若名一不正則下五者流弊自至百不可為方是時衛世

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
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乃立蒯聵之子輒以
拒蒯聵輒乃仇其父而禍其祖名之不正孰甚焉
孔子正名之言在是時實為急務

論曰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出曰
夫子不為也而觀此章則夫子亦非不為輒者
蓋子貢之言語其常也佛肸弗擾之召夫子皆
欲往此聖人不棄物之仁也向使輒誠心以待

面之虛已以委之則夫子豈不可動之乎正名之
舉亦豈有難為者乎胡氏以為夫子為政必將
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其論正
矣而非入情不可從也中庸曰君子不動而敬
而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蓋
聖人神化之妙不可以言議意測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種之曰稼餘之曰圃種菜之處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禮以別上下辨貴賤故民敬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義以制可否則明上好信則民莫敢

不用情情猶實也信以剛虛偽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禮義信三者大人之事也蓋上好之則下亦以類

而應速於桴鼓疾於置郵可以鼓舞萬民可以風

動四方第患好之不篤耳若夫勞心細務而不知

道以維持天下者乃世俗之所務而非聖門之所

謂學也夫子不面責其非而必待其出而言者蓋

面責其非則彼固不得不從然或恐拂其意而聽

信之不篤彼若聞夫子窺議已之非則羞惡之心

生於內而悔悟親切自改之也必矣是亦夫子之

仁也

又論曰聖門之學經世之學也古之聖賢隱於漁

釣者有矣隱於版築者有矣若稼圃之事固土

之所不羞為者然在孔孟則鄙樊遲稼圃之問

斥陳相並耕之說專以繼往聖開來學為教濟

天下立綱常為道若版築漁釣之事固不得已

之事也可知遯世為高者非知孔孟之心者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專獨也言政大事也使難事也讀詩而有得則達於政而能使事也
詩之用廣矣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以
興則足興好善惡不善之心可以觀則足察人情
識事變可以群則溫厚和平之心生可以怨則乖
戾褊急之心消好善惡不善則為政之本立矣察
人情識事變則為政之用備矣溫厚和平之心生
則得盡其言乖戾褊急之心消則與物不忤故可
以達於政可以奉使獨對也○程子曰窮經將以

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
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聖賢治人之常法不如此而能治人者未之有
也蓋先王之治詳于德而略于法知法之不足恃
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能修其本則末自
從之天下無難為者故聖人論治平之道其言每
皆甚易而近者蓋為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二國雖衰亂之甚然猶有二公之遺風故曰兄弟也亦魯一變至於道之意其在當時誰謂齊晉之強不如魯衛之弱然魯後齊晉而亡衛之子孫至漢猶在則王澤之遠亦不可誣也聖人之言可信也

夫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公子荆衛大夫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

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合聚也完備也朱氏曰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

盡美累其心

此夫子稱公子荆以示居室之道也○朱氏曰常

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于荆

自合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

以此累其心故聖人稱之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

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民不至賈之則老幼得其養而民生遂

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

民知孝弟之義則上下得其所以正

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心也夫子適衛見其庶而嘆

之蓋有悅其國無診戾生齒繁殖故及冉有之間而欲富之而教之也人之生也既庶矣而不富之則民無恒產因無恒心故加以富既富矣而不教之則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違於禽獸幾希故加以教夫庶矣而不知富之則是以草芥視之也富矣而不知教之則是以禽獸畜之也豈聖人仁天下之心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之月也許氏謙曰暮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

此蓋夫子為門人釋其疑也當時佛肸之召夫子嘗欲往公山弗狃之召夫子又欲往門人多疑之故言此以明其意當與後篇吾其為東周乎章參看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

夫子言勝殘去殺乃非以善人仁厚之至而百年相繼之久則不能非可且夕矣其效也故曰誠哉是言也是非與善人而遲其化蓋門人記之以起

下章之意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者指其世而言

此承上章之意而言謂之必世則非子孫相繼之比謂之仁則亦非止勝殘去殺而已蓋王道以仁為本一夫不得其所非仁也一物不得其所非仁也上自朝廷及於海隅之遠歡欣愉悅合為一體百官都俞吁咈於上黎民相愛相安於下融如溢如莫不自涵濡於王澤之中是仁之至王道之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饒氏魯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發

此又言治人之常道故編論語者不厭其屢見而數出也

冉子退朝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子曰何晏也晏晚也對曰

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以用也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必與聞之

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益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者

故夫子為不知者而曰其事也當時非惟季氏恬然不知其僭而已雖冉有與聞夫子之教亦矇然不以為非夫子知其漸不可長故特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教冉有亦欲使此義不晦於天下萬世益春秋之意云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朱氏曰後期也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期必其效人之言曰

為君難為臣不易當時有此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

一言而興邦乎夫子言若因此言惕然警省則豈不可以期必於興邦乎曰一言

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他無所樂惟樂此

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

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

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

而興喪之端分於此然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

之○愚謂為君難之戒專在守成之君為切矣若

創業之君本起自寒微備嘗艱難不須深戒第守

成之君素藉祖宗之業生長安富之中優游暇豫不知自戒故此言專戒守成之君也凡人主之憂最在於不得聞善言臣之於君亦直言難進諛言易入故古之明君必自導其臣而使得盡其言若不然則雖有剛直之臣而不得盡其能況樂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嘉謀在前而不知敗凶在後而不覺一言而喪邦不其然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則其舉易見故實惠及民則近者說至誠能感

物故誠意積久則遠者來夫為政以得人心為本

故夫子欲葉公以此驗民情而自考其得失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莒父魯邑名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張氏栻曰欲速則期于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

見小利則循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胡

氏寅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

可以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

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
有因而益曰攘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隱非直也然父子相隱人情之至也人情之至即
道也故謂之直苟於道有合則無往而不得故曰
直在其中矣入太廟每事問曰是禮也亦此類也
論曰舊註謂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非也此
以人情天理岐而為二夫人情者天下古今之
所同然五常百行皆由是而出豈外人情而別

有所謂天理者哉苟於人情不合則藉令能為
天下之所難為實豺狼之心不可行也但在禮
以節之義以裁之耳後世儒者喜說公字其弊
至於賊道何者是是而非非不別親疎貴賤謂
之公今夫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非直也不可謂
之公也然夫子取之者父子相隱人之至情禮
之所存而義之所在也故聖人說禮而不說理
說義而不說公若夫外人情離恩愛而求道者
實異端之所尚而非天下之達道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恭則不敢肆敬則不敢慢與人忠則不敢忽人之事此所以求仁也蓋仁者實德也由規矩則得不由規矩則不得故夫子以君子脩身之常法告之於求仁之方至為深切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則所以為士者備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宗族鄉黨之間

俱稱其孝弟則其行之善可見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朱氏曰果必行也硜小人者蓋以其識量拘泥而所見甚小也

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斗筭竹器容斗二升量之小者筭數也毀其無中一善之見於世也

子貢以行己有恥不辱君命難其人以為以此為士則自此以下者不足為士然則人或棄材故再問其次至於今之從政者如何蓋舉其所不滿意者而質之夫子也孔門之學者不敢自是已意

論語古義

言言下義 卷之七
輕可否人也如此

論曰孝弟實德也忠信實心也故聖門之教必以孝弟為本忠信為主而今以此為士之次者何哉蓋聖門之學有用之實學也苟德之不弘材之不宏則設令孝弟可稱忠信可取然徒善其身而已不足以及入故為士之次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進取進而取道也朱氏曰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任道之重非中道之士則不能然既不可得則必欲得狂狷之上而教之蓋狂者志意高邁欲直入于聖域可與進道之量而次于中道者也若狷者行潔節苦雖一毫不義之事不敢為又可與守道之器而次于狂者也此夫子之所以取之也若夫庸常之才委靡不振不堪任此道之重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失

南國之人恒常也無恒謂在始而無卒也巫為人祈禱醫為人療病若其心無恒則無為人之實故雖巫醫之賤役猶不可為之
夫子所以善其言也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

爻辭承進也此又言自受其羞也待占決而可知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張氏曰不占謂理之必然不

常久不易之謂恒有始有卒之謂恒其事雖易而守之甚難若反此則百事不足恃焉故雖巫醫之賤役猶不可為況為聖人之道者其可不自恒其德乎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得必同小人反之

君子之事仁義而已矣和則不失物不同則不失

已此可以見仁之成德而義自在其中矣○朱氏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可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輔氏廣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末二句乃解易事難說之意下文傲此

小人

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

備焉

輔氏廣曰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入之心甚恕小人治已之方甚寬而責入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已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守已儉而不以能先入故泰而不驕小人恃

其有而不以約檢已故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為仁在乎立誠誠立則不敢欺人故其質剛毅木訥者雖未至仁而與色取而行違者異故曰近仁蓋巧言令色外似而內實偽剛毅木訥外野而內可取聖人所以辨仁不仁者於是可見矣○胡氏炳文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之以學則不止於近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惻惻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

切切懇到惻惻詳勉

怡怡

皆相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言士之行欲如此然朋友有相責之義兄弟有相友之道故未復以其所重分而

此三者皆有忠愛之意蓋士之行雖不可以一盡然以忠愛為本苟不足於茲則其行必不能遠達故夫子以此三者答子路之問可謂親切矣○黃氏幹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

切憫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就也戎兵也

教民謂以善教之也所謂脩其孝弟忠信是也善

人之道本以慈仁化導為務而不以刑殺威嚴為

心然至七年之久則民亦有所感化自能為長上

死善之易入于人如此孟子所謂得民心即此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教民以戰陣之法也

馬氏曰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古者教民之法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耳目習于

旌旗手足練于干戈自無敗亡之禍若不然則與

猎之于死地無異矣此蓋承上章而言亦不可以

不講武也君子重民命如此

憲問第十四凡四十七章○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憲問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言出而

不能為為處而不能有守唯知食祿是可恥也

朱氏曰邦有道不能為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

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

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

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愚謂士之於世獨善其身易兼善天下難其於可恥之中自知所輕重可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希望而問也馬氏曰克

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小忿欲貪欲

憲蓋以四者自不行為仁故為問子曰可以為難

矣仁則吾不知也

言能制克伐怨欲而使不行則固人之所難為矣然至於以此為仁

則吾不知也蓋慈愛之德能及物無一毫殘忍之心而後可以謂之仁矣豈止無克伐怨欲之謂哉

論曰心一也仁則為溫和慈良不仁則為克伐

怨欲在其所存如何耳故知德者務用力於仁

而不強事防閑知德之可尊而欲之不足惡也

不知德者徒惡欲之累其心而專用力於克治

殊不知苟脩其德則其欲自退聽徒惡欲之累

已而強欲無之則併其良知良能斷喪過絕不

復得存是不可不知也若後世無欲主靜之說

者實虛無寂滅之學而非孔門為仁之旨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居室

居處富足無所憂苦乃世俗之所樂然為士者當有經營四方之志而不可專求安逸之樂苟於此

戀戀不能棄去則於義之所當為者必畏避退縮不能勇為豈足以為士耶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厲也孫順也洪氏

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

此言君子持身之法其處有道則當直言勵行以明正道範士風若處無道則行固不可遜也至于其言則不可不稍收鋒又以避其禍焉君子固不當在道亦不當好盡言以取禍唯有道者能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此專言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也蓋有德者不貴乎言宜無言矣而必有之仁者不專於勇宜無勇矣而必有之若夫徒有言者務飾於外豈必有德哉徒有勇者血氣用事豈必有仁哉其大小輕重斷而可知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适即南宮孔氏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焉臯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馬氏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天下適以禹稷比當時有德而無名位者意蓋在孔子

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言在所當誦故夫子不答唯稱適有君子之行又能尚德之人也

尚權力而輕道德世俗之常態人皆不知其非也今適生於魯卿僭亂之家而其言如此則其得於聖門者深矣蓋有見權力之不可恃而道德之效非有所求而其流自遠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

之謂仁雖有愛人之心而無愛人之實也言雖有君子而不仁者然小人而仁者決無之也

此專為小人假仁者而發也夫仁愛而已矣君子固宜仁也然一有害人倫妨政事者則不免為不仁孔子以臧文仲置六關子產鑄刑書為不仁是已小人非不愛人也然無利於己焉則雖父子兄弟猶不能全其恩况他人乎是君子之所以或不仁而小人之必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真愛能勞真忠能誨愛矣而勿勞則為不慈忠矣

而勿誨則為不忠然則父兄之於子弟臣之事君
朋友之相交可不自盡其心乎

子曰為命禘謀章創之命辭命也禘謀鄭大夫世叔

討論之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行人子羽脩飾之行人

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東里子產所居

文來也子產國相故於其終又潤色之也鄭國之辭命雖出於三子而至其成則子產獨專其美也

此夫子美子產執鄭國之政能用眾材而且言賢
材之有益於國也當時詞命雖不可悉見然以此
章見之則其脩好興戎成敗離合之機頓分可謂

重矣叔尚亦云子產有詞諸侯賴之則可見詞命
之所係甚大而子產能用三子之長也

論曰古之稱良相者不在專用已之善而在能

用人之善蓋已之善有限而天下之善無窮故

能用天下之善而後能以天下之善也按左傳

禘謀等三人皆子產之所薦而子產執鄭國之

政四十餘年國不受兵應對諸侯無有敗事非

能用人之善之效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惠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氏

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
子西彼哉彼哉言無足稱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

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
人當作仁按家語載
子路問管仲之為人

如孔子曰仁也則人字本仁字之誤明矣而前篇宰
我問并有仁章又誤以人作仁蓋人仁同音故互相
誤耳孔氏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
邑於駢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伯氏至飯疏食沒齒而
無怨言夫子引之
以明管仲之仁也

子產之事見論語者三見孟子者三皆見其為篤
厚君子至于管仲則夫子稱其器小孟子譏其功
烈之卑則視之子產如有所弗及者何哉夫論語
則期其活人論人則取其適用若管仲之才之功

以王道律之則固不免有器小霸術之譏然至於
其利世澤民有功於天下後世則非子產之所能
及也益其才愈高則其望愈重其名愈盛則其責
愈深是所以責備管仲而不貶子產也夫子論人
物或與或奪皆學者之所宜潛玩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專為貧而
無怨者發

富而無驕其事則順不矜於外者能之貧而無怨
其境則逆非內有所得不能也然此夫子就常
人處貧富上論若學者工夫前告子貢者盡之矣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優有餘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也

此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若能用其長而棄其短則

人各得盡其能而天下無棄才也公綽益廉靜寡

欲短於才者而趙魏家大勢重無諸侯之事滕薛

國小政繁有會盟戰爭之事故使公綽為彼則可

而為此則不可此用人之權度也

子路問成人成人謂有所成就之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

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

為成人矣武仲魯大夫名綽莊子魯下品人夫言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而復以禮樂

見危殺命久要不怠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此

胡氏以為子路之語今按與前篇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語意相類故從之授命猶言致命也久

要舊約也平生之言謂其非大故而平生相諾之言也子路以為若四子之長皆極古今之美遠難企及

苟節義忠信若此則亦可以為成人也論語取之者益以其言亦合理而夫子許之也

成人之名難矣苟知廉勇藝身實有之若四子之

長而文之以禮樂則可以為成人矣益無禮則慢

易之心生矣無樂則鄙詐之心作矣殊能異材獨

論語古義

步古今者必氣滿意抗揚已陵人自傷其德故非以禮樂文之則不足以爲成人矣舊註以謂兼四子之長非也是蓋聖人所不能豈可望之於學者乎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去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亦衛人文子蓋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

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

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厭者苦其多而

惡之謂子曰其然許賈之豈其然乎深不然其然也

朱氏曰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如防使請止後而避邑也

直道者聖人之所濬與也而其跡似直而其心實不直者是枉曲之大甚者聖人之所以譏之也○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

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止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名重耳諱詭

也齊桓公名小白

此專為齊桓公而發之世皆以桓文並稱而不知有彼善於此者故曰止而不譎蓋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莫大於葵丘踐土而葵丘之會定天子以安王室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有公私義利之別其他行事可推知也

論曰知人固難矣論人亦不易蓋知道明而後

能知人能知人而後能論人能論人而後是非邪正定矣唯聖人之言猶權衡尺度一懸而輕重長短無所逃焉傳曰善善長惡惡短若齊桓晉文自王道視之固非純乎正者然以一公論之有彼善於此者故聖人之於桓公獨不沒其不譎之善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若後世儒者之論人可謂嚴而正矣然纖惡不恕片類不掩吹毛索疵古今無全人不恕之太甚也聖人之言則不然小過必赦一善不沒實天地之心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齊襄公立無道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

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

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

子糾糾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

告於桓公而相之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當時諸侯會盟有兵車之

會衣裳之會不以兵車言不假

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管仲之仁

管仲不於子糾之難而遂事桓公而相之子路

疑于其不仁固也然管仲之於子糾非挾貳心以

微功也嘗射桓公中其鈎其所以為子糾者亦盡

矣及其事卒也不避偷生之名遂佐桓公以匡天

下故夫子不論其當歿與否但舉九合之功以稱

其仁何者其能脩舉王法輓回風俗利澤恩惠遠

被于天下後世則其為德甚大矣故曰如其仁如

其仁蓋仁大德也非慈愛之心頃刻不怠則固不

可許而濟世安民之功能被于天下後世則亦可

以讚之仁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君於百

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為仁是也此所以雖

高弟弟子不許其仁而反於仲許之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子貢意管仲之不死既不可言况亦相之則能忍其所不能忍者也故疑其非仁者子曰管

仲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

而君臣父子之義尚存也微無也社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信也言豈肯若

經成於溝瀆中而人莫知其名也

天之生豪傑豈偶然哉其可無所自任不愛其身

乎當春秋之時生民之塗炭極矣得一管仲斯民

猶中國之民不得一管仲斯民即夷狄之民管仲

豈可無乎其不死蓋有所抱負而然故曰豈若匹

夫匹婦之諒也

論曰按管子及莊周苟卿韓非越絕等書皆以

子糾為兄桓公為弟然則桓公之於子糾是以

弟殺兄不義之甚者也管仲亦不得免黨不義

之罪夫子何故深與其功而不一論其不死之

非耶蓋春秋之義予以母貴故於嫡庶之辨則

甚嚴而於衆妾之子亦不以兄弟之義論之況

管仲之於子糾盡其心而已矣運窮力屈遂囚
于魯不避事讐之嫌而成齊桓之業是夫子之
所以不言其非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本文子之家臣

子薦之與已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其行如此則蓋曰文亦可以無媿矣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諡之至美者言

文之為諡惟舜文之聖足以當之如文子之薦僕
纔一事之善耳然其得美諡如此則忘已薦賢之
為美德從而可知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喪

也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

仲叔圍即孔子文子

祝鮀治宗廟王

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此見為國者在能用人之長又能當其用也苟各
用其長能當其才則雖以三子之才猶能存無道
之國况有德之人乎雖以衛靈公之無道猶能保其國
况有道之君乎後世用人者或以一眚而棄人之
長或用之而不盡其能此天下國家所以不免喪
亾也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

作慙也

馬氏曰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係詞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夫其言之不作非其行之無瑕者不能豈不難乎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桓成其諡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

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者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公曰告夫三子

三子三子也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孔子自言如此意謂吾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乃不能自謀其事而使吾往三子告之何耶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三子素有無君之志故拒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

弒君父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古之法也凡為君為

臣者之所必討而不釋者也豈可量其力之強弱

哉魯之於齊言其近則為隣國言其親則為同盟

而魯之君臣坐縱其賊耳如不聞可謂無人心矣

故夫子雖在告老之列猶不得已而告之夫公義

之在於人心一也一人唱之萬人隨和哀公若聽
夫子之言而唱討賊之義天下孰不應之惜乎哀
公不能舉其事三子亦懷其私而夫子之志終不
得就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惟其一身之惡實
風俗人心之所係在一國則一國之恥也在天下
則天下之恥也夫子自任萬世之道故恐斯義之
不明于天下請正其罪非徒疾陳恒之惡而已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孔氏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事

君之道以不欺為本然不知犯之之義則或至於
阿其所好故又曰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者指道德仁義而言下者指流俗鄙賤之事而言

此猶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意言君子小人各有
所達而君子之所達在道德小人之所達在鄙事
在鄙事故為人之所賤在道德故為人之所貴皆
其所自取可不慎乎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人之學求道之實矣故其所學

無不為己之益是為己也後世之人專為利名而志
道之心疎矣然人或資其學而用之則隨其大小

言言一上書
為人之助是為人也然於已
之身心則無益豈足為學乎

為已者必能成物所謂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若夫釣名于譽誇多鬪靡而不知用力於已之身心者既不能成已焉能成物或雖有為入之益然無為已之功其為人也亦郢書燕說可鄙之甚

遠伯玉使人於孔子

遠伯玉衛大夫名瑗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曰夫子何為

夫子指伯玉朱氏曰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

對曰夫子欲

寡其過而未能也

此言伯玉為已之功常如不及

使者出子曰使乎

使乎

凡為使者必飾詞侈言舉其主之賢而伯玉之使不稱其德而以其心之所不足者而答其主

之賢愈足信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知道之無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為已之實

心而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蓋言過之不可浚答而至於不改然後為實過也

伯玉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

過而曰未能蓋浚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

浚歎之也

論曰後世之學甚過緊密務制斯心欲一毫不

容人指摘殊不知人非木石不能無過但在能知其過則速改以從善也若欲強無過則不至於灰其心槁木其身必至於把捉矜持外飾內非故曰君子不貴乎無過而貴乎能改過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朱氏曰此艮卦之象辭也
曾子益嘗稱之弟子因上
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上章專為謀政者言此章泛言君子平日之所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

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邢氏曰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言顧行行顧言故言序其實君子所恥嘗曰古者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之務實也如此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

君子道者言君子由此而行之也此三者皆進學成德之要與仁義禮智之目自異矣責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此記子貢之言以

明夫子之實為聖人言夫子所謂君子道者非他即夫子之所自有也

此言君子成德之目以勸勉學者也其曰我無能焉者雖若謙辭然本以道之愈無窮而聖人之知益隆故也子貢知之故曰夫子自道也猶曰夫子既聖也

子貢方人方比也言比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

則不暇賢乎哉似褒之而實所以激抑之也夫子言我則自脩之不暇而何暇方人

子貢方人自是有才識者之常態然好比方人物則其自治必疎矣是以君子含容沈默自治浚切不以比方人物為事蓋知自治之難而方人之無

益也

論曰舊註曰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于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夫臧否人物聖人固有之矣然其論之也將以為己之鑒戒而非以比人為學也若不如此而徒論人物之短長則益驚多言而於道無分毫益晦菴之學專主窮理以論人物為格物之一端故遷就其說而不自知其鑿于孔子之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朱氏曰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謂辭言不逆不億則可謂誠直也而又有先覺之明焉則無為人所欺

不逆詐不億不信唯誠直之人能之然未為至也

加之有先覺之明而無誣罔之失則非明睿之君子不能真賢者也

微生畎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桡桡者與無乃為佞乎

微生姓畎名桡桡依依也為佞謂務為口給以悅人畎蓋以夫子誨人不倦為佞也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言我似此桡以天下為終不可為而堅執不返也夫子雖不斥其非然其警之亦淺矣

畎蓋有齒德而隱者絕聖棄智之流故以夫子為為佞而夫子答之意直義明不少著形跡豈非和氣充溢觸處皆道邪蓋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

欲與天下共同斯善而不敢為過高之行豈隱者
執一而不通者所能知乎哉○夫道通則行固則
滯通則舉一而百順固則執一而百廢孔子曰疾
夫固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蓋為此也推之
學術揆之政事其是非得失成敗通塞皆自此而
判可不察乎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
德謂調良也

此章如詩六義之比蓋馬之有驥猶人之有君子
也驥非無力而不以力稱君子非無才而不以才

稱然則有才而無德其為小人也必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德謂恩惠

子曰何以報德

報以得其當為是既

以德報所怨者則於其有德於我者將以何報之乎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非各隨其實不增不減曰直以此待所怨者可矣若於其有德于我者必以德報之不可忘焉若此而後兩者各得其當

以直報怨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用心
也以德報德謂善則揚之不善則藏之也○朱氏
曰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
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

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
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

論曰以德報怨則害義不可行也以怨報德則

賊仁不可為也唯如夫子之言而後仁義兼盡

各得其當譬諸天地之化賦與萬物而物各得

其所也又曰怨與讎自不同如君父之讎不共

戴天者不在此限

子曰莫我知也夫此夫子自道以嘆然契者之難子貢曰何為其莫

知子也子曰不然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下學者入事之近也上達者造道德之奧也

朱氏曰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咎於人而不尤人

但知下學而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

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滋味其語意

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論曰何謂天知之乎曰天無心以人心為心直

則悅誠則信理到之言人不能不服此天下之

公是而人心之所同然以此自樂故曰知我者

其天乎斯理也磨而不磷摧而不毀雖不赫著

于當時然千載之下必有識之者矣此聖人之所以自恃而忻然樂以終其身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公伯寮魯人愬諸也子服景伯以告曰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服氏景

蓋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

何言道之行廢皆繫於命而非寮之所能為也

聖人之於事有言命者有不言命者蓋於道之行

廢世之治亂每必言命為其在天而不任人也至

于出處進退利害取捨之際則必言義而不言命

為其由已而不由人也夫眾人雖決於命而不堪

其憂苦不知命也賢者雖能委命而不能安焉又

以其不真知命也唯聖人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

入而不自得益知命之至泰然自安亦靡所動于

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子曰賢者辟世世者舉一世而言辟世者天下無道則隱蓋與世推移不露形跡非有道之士和而不流者不能故稱賢者其次辟地去亂國

不可斥長沮桀溺之流而言也其次辟色去亂邦

雖見機之速然不如避世者其次辟言不善之色見於顏面則去

此辟地者則迫矣 其次辟言不善之言發於口則去視辟

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所學也然苟有所不合則不肯存其志以取禍也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辟世者隱見關於天下辟地者出處系于一國辟色者禮貌衰而去辟言者有違言而去皆雖不失身于亂世而有大小遲速之異故次第而言之

子曰作者七人矣 但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原文恐有七人之姓名今不可考

此又上章之意 ○輔氏廣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

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略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而隱者也自從

也問其何所從來也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晨門知世之不可為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

此知夫學之德而未知夫子之道者也人之不得不與人為群猶鳥獸之與鳥獸其群人將去人而何適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蓋道有顯晦而無可泯之理世有升降而無不可為之時夫子皇皇於斯世者蓋又有可為之理而不忍坐視斯民之塗炭故也其為仁也亦大矣晨門之徒何足以知之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磬樂器蕢草器也荷蕢者聞磬之聲知其有憂世之心而嘆之既而曰鄙哉硜

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淡則厲淺則揭朱氏曰硜硜石

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子曰果哉未之難矣果哉謂往而不返難於世也

也言苟不可其意則不肯有為於世此亦無難為者矣

夫子憂世之心不能一日忘于懷故其心自發于磬而荷蕢者聞而知之則亦非凡人但於聖人仁天下之心則未之知也蓋聖人視天下猶一身視其陷溺猶痺疴疾痛之切于我身豈欲離世絕俗而獨善其身乎世衰學廢人不知大道之所在故高視隱居而難其所行殊不知人之所難者在於周旋人事維持世道使不至于禽獸若夫絕世離俗獨善其身何難之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

陰鄭氏讀作諒闇言天子居倚廬不言謂不論議政事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

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古者世淳民忠其執親之

喪三年悲哀未嘗言家事故曰古之人皆然諸侯死曰薨豈殷之時天子之外亦言薨而夫子仍稱之歟

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三年不言也

商道中衰諒陰之禮久廢不行獨武丁能舉而行

之見衰戚之深能盡人子之道宜乎其中興商道

而得稱高宗也○按二年不言者謂專委冢宰不

敢言事非緘口而不言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子貢

曰子若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亦非曰欲緘口無言

也蓋欲無與門人論道也古文書云既免喪其惟

不言又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因敎寡令出於

後世之附會明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之於民莫不欲其易使也然每不得若其所欲

者蓋不得其道也夫治國平天下以禮為本而

後上下辨而民志定昔者先王之御民也一號令

之發一政事之出其應之猶水之就下不敢後者

民能知上下之辨而莫敢不敬故也故治民之要在禮而不在法

論曰夫子之教人曰德曰學曰禮曰義必以好為上嘗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好則熟熟則驗驗則其應無窮矣漢唐以來莫不置禮闈設禮官以講儀文度數之詳然而徒為虛器不達於天下者豈非纒供文具而好之之心未至故乎孟子曰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亦謂好之之益甚大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己者對人之稱脩己者

天下亦無難為者敬者無日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

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百姓者盡人之

以敬則既盡矣然以子路猶必以之故再脩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此極言脩己之效而以堯舜其猶

脩己者治人之本仁以體之禮以存之而後可以脩己敬者治民之要安者功用之盛皆無出于脩

已之外蓋推脩已之極功則堯舜之盛亦不過此
舜之恭已而正南面子思所謂篤恭而天下平皆
此義也

論曰古人言敬者多矣或就天道而言或就祭
祀而言或就尊長而言或就政事而言皆有所
敬而然曰脩己以敬口居敬而行簡皆以敬民
事而言未有無事而徒言敬者也若後世之言
敬者異哉

原壤夷俟

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見孔子來而踞踞以待之也

子曰幼而

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述猶稱也賊害也幼而不孫弟不順上也長而無述無善狀也老而不死久偷生也故曰賊也孔子歷責其已往者以警其將來也

敗風俗害人倫惡之大者也以聖人之盛德於故
舊之人其責之猶無所恕如此孟子曰飽食煖衣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其原壤之倫乎

闕黨童子將命

闕黨魯邑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蓋童子初入門不待未

子之命自進而將命也或問之曰益者與
將命長者之職也童子爲益者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

子當隅坐人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孔子信吾見此童子不徹此禮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求益者自昇以牧令此童子知此則欲速成者爾

此因上章而類記之猶前篇公冶長可妻及子華使於齊章之意蓋原壤駁以誨之也童子寬以育之也聖人之道溫威並行而不拘于一如此亦編者之微意也

論曰夫子之於童子豈無甚過寬乎益聖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縛羈縻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悅其觀然不見

其達材生於岑蔚間者不煩人力自有棟梁之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是也夫子之於童子欲長育其材而不欲強成之也實造化涵育之功本可以過寬目之也

論語古義卷之七 畢

詩經

卷之六

此因上章而發也... 使於有禮之節... 之也聖人之道...

本心之德

其音其林而不... 林而雨也... 其聲林也...

Blank page with some stains and a small mark at the bottom left.

